

原鄉好藝 | Native and Creative |

刀上的文化故事—鹿寮工坊的鹿樣風

Culture and Stories on Knife Sheaths - Ljuyan Style of Luliao Workshop

文／吳姿瑩 Wu Tzu-ying · 圖／鹿樣 Ljuyan · 吳姿瑩

隱蔽在臺北市邊緣，內湖區一處清幽社區裡，「鹿寮工坊」座落於此，與周圍民宅並無二致。穿過鹿樣風的圖騰旗幡，順階而下，肖楠木內斂溫和的檀香氣息越發濃郁。布拉鹿樣與來自新竹泰雅族的妻子吉娃絲，備好雕刀作品數件，陳列在鋪著厚重牛皮的工作桌上。

第五代布拉鹿樣

「布拉鹿樣」這名字是外婆取的。外婆說：「VU VU^(註1)，我看見你有一雙祖先給你的手。在我們家族中，布拉鹿樣是一個手很巧、很會製作器物的人。」我問：「VU VU，我可以成為那麼厲害的人嗎？」外婆只是對我笑，卻沒回答我的問題。她走了，也依然沒有給我答案。

這是布拉鹿樣與外婆的故事，也是布拉鹿樣的名字由來。1976年生於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排灣族部落，父親卑南族、母親排灣族，五歲後移居卑南族卡地布部落，15歲北上求職，成為都市原住民。

以刀修煉父子關係

莫拉克風災過後的2011年，時任

「嘉蘭自救會暨經濟文化促進會」的理事長蔣爭光，號召異鄉遊子回到部落協助重建。布拉鹿樣以陶藝、木雕的工藝才華，以及營造、土木的工作經驗負責永久屋的板雕裝置，也藉此培訓幾位有心學藝的部落青年。

自小離開部落的鹿樣，深具個人風格的創作起初並未得到族人的認同，他用雕刻詮釋的排灣族歷史與神話故事，逐漸得到青睞與欣賞。然而，一起學藝的青年，雖然有著重建



布拉鹿樣與他的刀。桌上紅色的雕刀，是鹿樣父親的創作；父親的刀，最大的特點是好握的八角形刀柄。不同於傳統常見圓形或六角形的設計。布拉鹿樣進一步調整八角形的比例，並將纏繞銅線從紅銅改成黃銅，以臺灣肖楠木取代部落常用的牛樟木，木材淡黃的色澤與黃銅搭配相得益彰。



最上面那把，布拉鹿樣取材泛泰雅所製作的刀。傳統上，刀柄到刀身均用藤條編織，在刀鞘尾端成弧形狀魚翹尾。但鹿樣在設計上同時具有編織出來的，與雕刻出來的藤紋，造成對比。青銅刀、琉璃珠、陶壺構成所謂的「排灣三寶」。



位在大都市的鹿寮工坊，彷彿是偏鄉部落的臺北駐點處，縮短與部落之間的距離。此為工坊一隅，其中有鹿寮工坊與啤酒品牌「BAZU巴索原住民精釀啤酒」異業合作的商品，折刀與鋼筆也展售於太平洋Sogo百貨。

家園的目標，但經濟上，長遠的未來何去何從？消極放棄的態度瀰漫在學藝的青年之間，鹿樣的心情也慌張起來，有段時間，日子在宿醉裡來去，好不容易振作起來，前往知本部落，至少有父親在那，多少能給自己一點約束。

某日，父親擺了一桌酒菜，要鹿樣同桌入席。按家規，晚輩是不能與父親平坐喝酒，此舉讓鹿樣為之一震，更衝擊鹿樣的心，是父親斟酒的手因為年邁而顫抖不已。父親說：「我這做刀的技藝，以後該傳給誰啊！」

鹿樣的創作總是被父親嫌棄，因此在當下，鹿樣並沒有應允父親，卻痛定思痛戒除酒精。慢慢地，鹿樣才明瞭父親的矛盾心情，不希望兒子選擇創作這條充滿不被認同的辛苦道路。

鹿樣回到臺北做了一把刀，又如同遭到父親的嫌棄：「這不是我們的傳統，我不接受。」幾天後，找父親喝酒的叔叔問：「這把漂亮的刀子是誰做的？」父親態度丕變，驕傲地說：「是兒子做來送給我的。」鹿樣心裡篤定：「就是要做自己的東西，走自己的路！」這是「鹿樣風」的定義，不標榜「傳統」，只在乎忠於自我。

雕刀吹起鹿樣風

排灣族的佩刀造形是一條完整的百步蛇，有昂起的尖頭和略翹的吻部。紋飾則來自蛇身各處花紋的抽離、簡化與複合。梯形紋是蛇的腹鱗紋、菱形紋是背脊的花紋，曲折紋、鋸齒紋、交叉紋、網目紋，也是從背脊的花紋再抽象變化而來。這些幾何紋樣經常與人頭紋結成人蛇複合紋。不只如此，布拉鹿樣揉合卑南、排灣、泛泰雅的木雕和織布紋樣，圖騰的布局鬆緊合度，編排趨向精煉與流線造形，時尚而耐看。

鹿樣說，排灣族男子一生有4把刀—工作刀、獵刀、禮刀與工藝刀。「工作刀」是日常使用最為頻繁的刀具，主要用於開闢山徑，通體樸素無雕紋，以木材原色為主，綁上繩子便於把刀插繫腰間。「獵刀」有女子不能碰觸的禁忌，刀身不能太長，穿梭在灌木叢林間才能靈巧輕便，有鐵管柄的獵刀稱為vuluq，套上木棍立刻變身長茅。也有尺寸更小的分享刀（pakarusa），用於切削菜肉與族人分食。「禮刀」又稱「生命之刃」（pinukaljakalwatan），製作時會刻上家徽，若男女情投意合，男子會將女方的手環改造成刀身裝飾的一部分，配以橙、黃、綠三色毛線編織捆紮而成的飾帶，作為身份之別，並帶著這把刀到女方家中迎娶。遇到不好的靈，可作抽刀之勢，刀刃與刀鞘摩擦發出的金屬聲響可嚇阻惡靈的侵犯。男人的第4把刀是「工藝刀」（siqunu），父親的工藝刀是由收割香蕉的彎刀截斷改造而

來，布拉鹿樣總是想起父親生前揮刀時享受而滿足的神情，以及用各色電線膠布，把受傷手指纏繞得花花綠綠的雙手。

灌注著親情與恩情的雕刀

有人建議布拉鹿樣在中國或東南亞量產自己的作品，但鹿樣還是堅持手作。親手雕刻刀子，對他而言深具意義與深情。傳統上，部落的孩子在成年之時，會從父親手上接過第一把獵刀，打獵回來，將獵物和親族分享。長大成家，帶著刀到另一個家庭扛起保護家人的責任。刀，就在這各種形式、大大小小的家的單元間流轉，譜寫生命的故事。鹿樣說：「刀不是武器，是家的象徵。」所以雕刀絕對不能是冷冰冰的格式化量產。

鹿樣的父親是名泥水匠，製作雕刀是為了餬口才發展的副業。他繼承



製作中的雕刀和雕刻工具，肖楠木的使用是喜來登前董事長蔡辰洋的建議，鹿樣才知道有顏色如此柔美含蓄的木材。單邊的刀刃、刀尾方而尖銳，是排灣族刀具的特色。



第一把原住民折刀，除了有切削的功能，也是玻璃擊破器，造形取自臺灣島的意象。

了父親養活妻小的作法，那時鹿樣在臺北求職四處碰壁，他將美工剪刀拆開，磨利後充當雕刻刀，刻出的第一件雕刀作品，由老師丹耐夫正若^(註2)蒐藏，孩子的註冊費才有著落。剛開始製刀的鹿樣，覺得什麼圖案好看就添加進去，是丹耐夫正若將刀與圖騰的神話故事、文化意義傾囊相授，才能創作美麗與意義兼具的作品。在鹿樣心中，丹耐夫正若如同心靈導師與智者般存在，更將鹿樣引薦給喜來登前董事長蔡辰洋。蔡辰洋以蒐藏鹿樣的作品，作為資助他創作的方式。鹿樣有兩年時間不必擔心妻小挨餓，安心創作，作品顯現長足的進步，當合作正要邁入第三年，不料蔡董事長驟然辭世。鹿樣想將他們的鼓勵與愛才的恩情延續下去，遠大的計畫已經在他的心裡萌生。

真正的分享精神

默默創作二十餘年，直到2013年連續獲得幾個重要的工藝大獎，布拉鹿樣的作品才開始得到關注，至今，

終於有了一種好不容易站穩的感覺。曾經，在嘉蘭部落，他與那些來學手藝的青年一樣，對未來惶惶不可終日。現在，鹿樣開始運用鹿寮工坊位在都市的優勢，作為偏鄉部落的中繼站，具備窗口與展售中心的功能。

首先，他設計多款文創商品，像是折刀和鋼筆，手工量產交由族人執行。製筆時，男人雕刻筆管，女人織布以成筆袋，為部落家庭創造收入。他也計畫以支薪的學徒制，培育重點雕刻人才，並以母雞帶小雞的概念，籌備聯展打開部落創作者的知名度。不定時地回到部落「把手藝留在部落」，協助創作者提升工藝技術與創作品質。鹿寮工坊也將展示部落工藝家的作品，引薦、媒合藏家與創作者直接對話。

布拉鹿樣說：「只有部落的人知道部落要什麼。靠雙手製作，部落才會知道自己的價值。長輩創作的時候，孩子會在一邊觀看。故事，就是這樣傳承下去。」^W

註釋

- 註1 Vu Vu 是排灣族語中，祖父母輩與孫子女輩的互稱。
- 註2 丹耐夫正若，曾任原住民族電視臺副臺長、新聞製作人、歌手、演員與樂器創作者。